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跨天虹 卷三 第三則 俊郎君鬼媒合壽

卻說友生見門開響，抬頭看時，只見一個婦人，年約三十上下。友生急忙起身，上前施禮，問道：「娘子何家宅眷？到此貴幹？」那婦人道：「老身姓魏，不知進退，特來為相公作伐。」友生道：「承魏娘見愛，深感美情。只是在下立心，必得才貌雙全的女子方肯娶他。」魏娘道：「老身說千說萬，並不曾誤卻人家兒女。這位姑娘年已長成，生得如花似玉。相公若娶得成，將何以報我？」友生道：「果如所言，自當重謝。」魏娘笑了一笑，起身告別。友生問魏娘住居，魏娘道：「大街東首第三個牌坊下便是。」魏娘別過，即轉身到孔家，與大喬做媒。孔婆道：「我女兒說過幾十頭人家，只是我不中意，所以遲延到今。今日魏娘說的，必是好頭腦。」魏娘道：「這嚴相公人才出眾，是個當今飽學秀才。」孔老曉得是太尊的幕賓，自然有力量的，即便應允。

到了次日，友生去見魏娘道：「昨承所論，愚意必得這女子觀面一見，方才放心。」魏娘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即同友生走到一個大戶人家，請友生坐下，自己進去。有一杯茶時，只見兩個丫鬟扶著一位女子，輕移蓮步，裊裊娜娜走將出來。直至廳下，對友生行禮，立了少頃，便同魏娘轉身進內。友生見了，神怡心爽，好生歡喜，以目送他進了中門，方才轉眼。不料地下失了一條汗巾，友生拾起，恐人瞧見，不及細看便藏在袖中。魏娘出來，即便起身，一路裡問道：「相公可中意麼？」友生歡喜道：「果是一品人物。但不知要多少聘金？」魏娘道：「聘金他也不論，只要入贅過去的。」友生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當下就別了魏娘，擇日行聘成親。

到了吉期，友生打扮停當，行人已來。即便上轎，迎到孔家。合壽已畢，魏娘謝了出門。友生走到房中，看見這個新娘，心裡驚訝道：「怎麼不像前日相的？大有原故。」連忙扯到面前，仔細端詳，不覺暴跳如雷的嚷道：「那裡來這個怪物！我前日相的是十七八歲一位標緻女子，你們掉了包兒哄我，我要去告狀哩。」孔方聽見房中聒噪，即忙走來詢問。聽了友生這些說話，便道：「我的女兒何曾有人相著？這話從那裡說起？」友生道：「那魏媒婆同我來的，兩個丫鬟扶出一位女子，生得如花似玉，那裡是這個東西！」孔老道：「你敢是見鬼哩！那裡有如花似玉的與你相。」友生道：「豈有此理！相親這日，那女子還遺下汗巾一條，我拾在此，拿來你們看。」急到箱中取出汗巾，遞與孔老。孔老接來一看，上有蠅頭細字。友生接過方才看見，念了一遍，驚道：「好奇怪！是我贈朝雲的汗巾，緣何在這女子身邊？只要問媒婆，便知端的。」要孔老同去。孔老見他語言詫異，也要尋著媒婆講話。

兩人氣昏昏走出大門，到得第三個牌坊腳下，只見都是一片空地，那裡見個房子？媒婆也不見面。二人目瞪口呆，朝這空地看了一會道：「好奇怪！好奇怪！」問那鄰近的人，個個都說沒有什麼魏媒婆，這空地十年前做了檢屍場，所以無人起屋居住。翁婿二人面面相覷，難以解分，只得怏怏而回。對家中說了，各各稱怪不已。

友生坐在房中，將這汗巾兒翻來覆去，想了半日，全沒理會，也只好丟開肚腸，置之不問。只是如今娶了這個婦人，又弄得不上不落，必須再逃，方得脫離此難。一夜不睡，挨到五更，開門竟走。不料被管店的瞧見，報知孔老。孔老即喚三四個童僕追尋。半途趕著，扯了轉來。孔老夫婦十分氣惱，對友生道：「事已如此，賢婿為何不別而行？難道將我小女棄而不管，使他白頭抱恨？豈是君子所為！」友生低頭不語。孔老曉得大喬初次嫁的丈夫，已是逃走的，如今見這個又走，恐怕去而不返，又是一樁不了之事，不由分說，竟推他到房裡，將門鎖上。四處窗櫺牆壁，防得緊緊密密，三餐茶飯用一轉門傳進。如此布擺，任你何翅難飛。

友生坐在房中，猶如檻猿籠鶴，無計脫逃。沒奈何，忍氣吞聲，延挨朝夕。孔老想道：「女婿不是犯法罪囚，如何幽禁在內？不若將大喬黃昏放他進房，清晨出來，一則使他不見丑貌，二來又好同牀。後生家或者回心轉意，也未可知。」那知這陸友生比那魯男子柳下惠的心腸更堅幾分，一任他睡在身邊，毫忽不動聲色。過了幾日，連大喬也不肯進去。這也是友生一點求才愛色的真心，所以堅執如此。

不料孔方運倒。一日三更時候，忽然門外人聲喧嚷，劈門上瓦，都是盤頭蓋臉一班強盜，明火執杖打進房來，驚得友生無處躲避。四下搜尋無物，就把友生綁縛起來，將火草渾身燒烤，逼著獻寶。友生受苦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要寶須在後面樓上。」強盜牽了友生引路。友生才到他家，路徑又不熟慣，卻被強盜一步一棍，打到後樓。倒籠翻箱，飽欲而去。仍恐有人追趕，把友生牽到二三里路外，方才放他。

友生沒命奔逃，步履踉蹌，跌得昏暈，扒將起來又走。不料腳下鞋兒掉了一隻，滿地去摸，鞋子卻摸不著，倒摸著團團沉沉重重一個包兒，想是強盜遺落在地的。友生拿了，藏在腰邊，心下躊躇道：「我若回去，他們必竟依舊鎖在房中。我若不回，無奈不曾穿得下身衣服，倘若天亮，成何體面？」正在沒法之際，忽見玉兔將沉，金雞報曉，少頃天色已明。友生止好蹲倒身子坐在地。這些地方上人，見了這個奇貨，周回圍定，問他來歷。友生到答應得不耐煩，忽見一個小使從人叢中捱將進來。看見，叫道：「相公，穿了衣服。」友生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琴司小使。他夜裡聽見把家主捉去，必竟半路放他，下身不穿衣服的。琴司待強盜出門，拿了幾件小衣，不待天明，各處尋覓。剛剛走到這個所在，遇著。

友生穿了衣服，同琴司一路商量道：「我與你不要回去了，另尋一個去處安身。」琴司道：「行李俱在他家，如何就棄舍了不成！」友生道：「行李值得恁的！若還走去，依舊把我鎖在房中，如何有出頭日子。如今科場已近，我們且到省城覓個下處，讀幾時書。過了試期，再作道理。」琴司道：「盤纏一些沒有，科什麼舉！」友生將乞跌得銀的話說與他聽。琴司歡喜，隨了主人，沿路買了鋪蓋。行到省城地面，科考已過，遺才取得一名，只候三場得意。

過了幾日，已是頭場。友生準備停當，到得貢院，恰好點名進去。此時天色尚早，題目紙還未發來，友生低頭假寐片時。只見許多吏員嚷道：「堂上唱名，快去快去。」不由分說，扯了便走。上面逐名唱過，唱到第十八名陸士善，友生上前答應。只見上面坐著一位尊官道：「汝無故棄妻，上帝嗔汝，已將你前程革去。」友生正要稟白緣由，卻被吏員！出。友生扯住問道：「為何點我上去，又不中我？」吏員道：「這位老爺是專管那中不中的舉子。」友生還要問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，已是下午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遂納了一個白頭卷。○○高高一貼出。友生道：「今科下第，多因這夢所誤。我如今再待三年，下科若還不中，再作商量。」光陰迅速，不覺又是秋闈。天理彰彰，依舊又落孫山之外，遂對琴司道：「兩科下第，在此也覺無顏。我且丟掉這個秀才，收拾行李回去。」當日還了房租，即便起身。一路想道：「場中這夢，果然詫異。我今回去，先到孔家修好，然後帶了娘子回到家中，再接濮氏回來，以完璧歸趙。」正是：

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

只這一番思想，早已驚動了值日功曹，申報上帝，這功名又有七八分指望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孔方夫婦待強盜去了，在牀下扒將出來，檢點家中銀物，足足沒了三五千金，又沒了一個女婿，一時人財兩失，好不氣苦，未免經官緝獲。正是失賊遭官，悶悶不樂，染成一病，寒熱交加，不數日間，嗚呼尚饗去了。孔婆亦相繼而亡。大喬哀慟過於親子，守了三年孝滿，盡禮殯葬。一分興頭人家，沒了這兩根中廳柱，弄得七起八倒。大喬年紀雖有，未曾適人，終是女孩兒家景藏，那里約束得落眾人，只好置之度外。一日想道：「我年已若大，一身無主，連嫁二次，丈夫俱成畫餅。我如今也不想什麼好處，且收拾回去，見我親父母一面，削去這幾莖頭髮，出家罷了。」就叫濮忠夫婦與他商量。二人依命，大喬便收拾停當，僱了車輛，三人取路而回，不題。

且說陸友生一路望吉安府來。到得孔家，只見門庭蕭索，不似舊時熱鬧，好生疑惑。忙問對門一個老者道：「孔家近來何如？」老者道：「孔家盜劫之後，夫婦雙亡，房屋已賣與別人。」友生道：「他還有個女兒，如今住在那裡？」老者道：「他的女

兒三日前已搬去了。」友生道：「他搬到那裡去？」老者道：「這個實落不知。」友生聞了孔家一敗塗地，娘子又不知去向，心裡十分淒楚。同了琴司無處投奔，只得再計歸程，望前途進發。

已到玉山地面，一路奔波，未免受些風霜之苦，染成一病，只好住下飯店將息，延醫調治。不料日重一日，病勢幾危，囊空如洗。琴司忙了手腳，來與店主人商量，要賣自己身子，為主人後事之費。店主人道：「你若去了，誰人伏侍相公？」琴司道：「且先成契，待我相公吉凶下落，我去不遲。」店主人道：「這也使得。你一邊去和相公商量，我就與你尋個主兒。」當下琴司對友生說知此事。友生含淚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了。只是難為你一片好心，倒是我連累你了。」說罷又哭。琴司道：「相公不必過哀，此事不過權宜之計，相公若有原銀，依舊贖小人回來。」兩人正在那裡商量，只見店主人走到窗前叫道：「陸阿哥，對你講話。」琴司出去。店主人道：「售主倒有一家，止肯出四兩銀子。」琴司道：「待用甚急，隨他罷了。」店主人即去說知，約定次日成交。琴司次日即同店主人到了那家，立了文契，便交銀子。回到店中，請醫服藥。正是：

藥醫不死病，佛度有緣人。

過得三五日，病即稍愈。看看到了望月，身子強健，友生道：「我病已好，你且到他家去罷。」琴司拜別主人去了。

且說那琴司新主，姓陳名衍。父親陳國柱，現任陝西督學，因路途遙遠，不帶家小同行。母親錢氏，課子讀書，年已一十四歲。琴司到了他家，磕頭行禮，拜見主母、小主，然後廚下相見嫂叔弟兄。平素做人滑溜，到處人人歡喜。就是陳公子，知他賣身救主，是個義僕，也知重他，毫不加以威福。

一日，提學公寄書轉來，書上先以請先生教公子讀書的話，十分諄篤。琴司得見，對公子道：「老爺書上要請先生，相公何不就請小人的舊主倒好。」公子道：「知他學問何如，你就輕易開口！」琴司道：「小人雖不知他的學問，只曉得他當初在家裡時節，十二歲進學，十六歲補廩。後來到吉安府做幕賓，不及回家赴考，隨任又批道進學。這個光景，想是曉得做文章的。」公子笑了一笑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寫個帖子，你拿去請他來吃酒。」公子就寫個即日候教的帖兒，著琴司拿去。

琴司走到飯店，見了主人，遞出帖子，說這緣故。友生歡喜不勝，便整頓衣冠，寫一拜帖，就去拜他。一進了門，陳公子倒屣出迎，十分禮貌。分賓主坐下，敘過寒溫。茶罷，講論些古文時藝，娓娓不倦，無不透快。陳公子聽了，便道：「先生名言高論，令人領會不少，茅塞頓開。」友生道：「不敢。」當下擺出酒餚，二人把盞對酌，飲至更深方散。就留先生在書房歇宿。到了次日，公子對母親說知，要請這先生坐館，夫人應允。公子備了贄禮，請先生登堂上坐，拜了四拜，關書。當日坐下，不題。

且說大喬出門，因陸路辛苦，叫了一隻浪船，沿長江一路而回。行了幾日，江中風浪滔天，難以進棹，船泊大姑山腳下。不料到了二更時候，江中水賊一擁上船，把主僕三人捆了。丟在江中。將箱籠什物，襲卷淨盡，一伙而散。正所謂：
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